

近代巴黎城市公园改造对城市景观规划设计的启示

崔柳¹ 陈丹²

(1.北京林业大学 园林学院 北京 100083 2.武汉大学 城市设计学院,武汉 430072)

摘要: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巴黎社会经历了工业革命的洗礼,城市的建设也从私有化向公共化发展。这一时期的城市建设奠定了法国巴黎的基本城市面貌,同期的城市公园建设能够有机地结合城市的整体空间,建立了宏观尺度的系统性的绿地结构,创建了微观尺度具备场地属性的特色园林景观。在考察与反思巴黎城市公园改造,发掘建立在土地、植被、水体等园林要素之上的园林景观的启示,即城市公园改造要与城市发展相互协调,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的完美统一。

关键词:巴黎;城市公园;城市空间;系统性;城市改造;景观规划

中图分类号:TU984.1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713(2008)06-0738-05

一、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巴黎城市改造

1852~1870年,法兰西进入第二帝国时期,此后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法国进入了一个颇具讽刺意义的“政体轮回”时期。从立宪君主制到共和制,再到帝国制。单从拿破仑三世^[1]复辟帝制的行为无疑是一次历史的倒退,但是不容忽视的,第二帝国的法国却是处于政局相对稳定的阶段,政府没有大规模地镇压民众,民众也没有大规模地反抗政府,法兰西没有成为军队杀戮的战场。当时稳定的政治格局是经济稳步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正是在这种政治环境下,此前数十年间一直步履蹒跚的工业革命才得以基本完成。拿破仑三世所采取的圣西门学派(Henri Saint-Simon,1760~1825)的经济政策,在鼓励自由经济的同时,又充分发挥了国家调节作用。法国第二帝国时期的经济发展,以及交通运输业的提升对巴黎的城市改造起着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巴黎作为法国首都,自然是政权体现的最为极致的场所。面对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城市格局已无法满足当时巴黎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的需要。工业革命给法国带来巨大经济利润的同时,市政、卫生、交通、住房等问题却相继显现。城市市区人口急剧膨胀,城市空间无序扩张,城市范围也早已冲出了巴黎城墙的边线。巴黎城市环境污染极为严重,中世纪遗留的狭窄、蜿蜒的街道在革命时期的巴黎经常成为市民起义的场所。面对这样城市状况,法国巴黎在拿破仑三世的强力支持下,塞纳省省长奥斯曼^[2]主持领导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城市改造运动。对于巴黎的城市改造,拿破仑三世更多地出于政治目的,他想通过建造新的街道来分解巴黎紧密的网状结构,进而把城市分成若干块,同时也可将潜伏的叛逆邻邦隔离开来,使得暴徒在中世纪狭小的街道设立路障和将来控制首都变得更加困难。对巴黎城市的整体改造,他首先强调城市形式本身,并以科学技术的发明,通过全面的城市规划和工业时代技术的运用来解决诸多交通问题。

奥斯曼重新规划了巴黎的道路系统,拆毁了大片传统街区,把这个中世纪狭窄迂回的、被称为街垒战和造反温床的市中心,进行了彻底的都市空间改造。方法是在旧城中开辟宽敞笔直的道路系统和公共空间,使这个中世纪的城市核心以最近的距离四通八达,并且形成了城市生活的主要中心;奥斯曼还对沿街的建筑立面进行标准化限定:建筑高度(一般是一楼之上盖四五层,屋顶的坡度是45°)、建材(一律为石材)、风格类型(折衷主义)和街景水平线的连续性。在主要大街两侧奥斯曼创造性地栽植了高大成片的行道树,使巴黎的林荫大道不久便成为后来世界所有首都和大都市道路建设的楷模,而且重新塑造了巴黎的现代都市性格——公众的社会参与性。在重要街道的节点处,设立公众广场,安装路灯、坐凳和其他的街道小品设施。最终形成所谓奥斯曼式的城市风格,整个街道气质典雅、开阔明朗。他还把街区的自然景观也综合设计规划,在每个街区中心,通常设置大型圆形广场,广场中间都设有地标纪念建筑,作为汇集到这个广场的每一条大道的端景。他注重建筑与环境、

收稿日期:2008-06-27

作者简介:崔柳(1981-),女,北京林业大学博士研究生,从事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研究。

单体建筑与群众建筑的关系。在法国巴黎,城市美学、街道美学、城市景观学并称为新兴的建筑艺术学科,并开始蓬勃发展。

奥斯曼扩大和重建了肖蒙山丘公园(Park de Buttes Chaumonts),新建了蒙苏里公园(Park Montsouris)和蒙梭公园(Parc Monceau)。还有保留资源地景开辟出来的大型森林公园:布洛涅林园(Bois de Boulogne)和万森纳林园(Bois de Vincennes)。这样一来,巴黎东西郊区的城市绿地面积扩展至市中心,并与城市街道、街心花园,以及公园有机整合成一体,构成巴黎最早的系统性的绿地空间格局。

Marshall Berman 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一书中指出了奥斯曼对巴黎城市空间改造后所呈现的新气象:新的巴黎林荫大道是19世纪最为辉煌的都市发明,是传统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中决定性的突破。虽然奥斯曼摧毁了延续数世纪的整个居住区,但它在历史上第一次向城市的所有居民打开了整个城市。林荫大道创造了一种新的原始景象:创造了一个空间,在其中他们能够在公共场合中不被人打扰,不用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就能亲密地在一起。

二、巴黎城市公园改造概况

(一)布洛涅林园(Bois de Boulogne)

布洛涅林园占地约873hm²,与巴黎东部的万森纳林园对称布置在城市两边。这里原是巨大的Rouvray森林的残存物。曾是弗朗索瓦一世及其后代们喜爱的狩猎场。18世纪时,王公贵族在此兴建了几座大型府邸。布洛涅林园于法国大革命时期遭到了严重的毁坏,1814年又被英国、俄国士兵洗劫一空,1848年,布洛涅森林被收归国有,并于1852年出让给巴黎市。第二帝国时期拿破仑三世,任命工程师阿尔方^①和园林设计师巴里耶-德尚(Barrel-Deschamps,1824~1875)合作进行林园的改造重建。

早在阿尔方接管以前,拿破仑三世任命园林设计师瓦莱(Vaie)模仿当时英国的海德公园(Hyde Park)进行林园的改造,园中增设一条蜿蜒的人工湖。瓦莱对林园整体效果的把握相当出色,地形的处理自然简洁,整体景观也十分协调。他以法国古典园林的处理手法,在林下开辟出若干深远的透视线,使得在园中的人们仍旧能够感受到园外的城市。但由于工程测量上的失误,使得湖泊西岸的标高低于水面,因而被淹没在水中。阿尔方和巴里叶-德尚接手设计后,他们将湖泊西侧的驳岸抬高,使其明显高于环湖的园路,并在湖边种植松林,遮掩住一部分高起的驳岸。这样一来,从西边的园路上望去,游人的视线与水面处在同一个高度上,不仅显得湖泊更加辽阔深远,而且透过松林,湖面如同巨大的水镜面,将四周的景色很好地掩映其中(图1)。

布洛涅林苑的大部分工程都是随后由阿尔方和巴里叶-德尚完成的。1852~1855年,园内布置了草坪和蜿蜒的小径,园内基本所有的园路都被改成流线形,并开挖了上、下两座湖泊,其间以一段瀑布相连,挖出的土方还堆筑了摩尔特玛特山丘(Butte Mortemart)。园中增添了游乐场、休憩亭、木屋等游乐和休憩设施,兴建了普莱-加特兰(Pré-Catelan)园和作为儿童游乐园的“物种驯化园”(Jardin d'Acclimatation),补种了4000棵乔灌木并布置了大量的花卉,初步形成了现在人们看到的风貌。随着壮观的“帝国林荫道”(Avenue de l'Impératrice)的建成,标志着这座林园从此向巴黎市民开放了。新的布洛涅林园深受市民欢迎,奥斯曼主持的城市改造工程得以在巴黎全面展开。爱德华·安德烈(Edwards Andre)评价布洛涅林园说:“是在这样一个完全令人感到忧郁的环境中兴建的一个世纪以来欧洲最美妙的林园”^④。

(二)万森纳林园(Bois de Vincennes)

万森纳林园坐落在巴黎的东边,现在是巴黎12区的一部分。占地面积约995hm²,几乎是纽约中央公园的三倍,或伦敦海德公园的四倍。这座主要为大众服务的林园,与巴黎西边的布洛涅林园东西遥相呼应,并称为“巴黎绿肺”。



图1 布洛涅林园(Bois de Boulogne)鸟瞰

13 世纪 菲利浦·奥古斯特^⑤(Philippe II Auguste)就以其作为猎场,并以 12km 的围墙将林园封闭围合,其内饲养牡鹿等动物。到了路易十五时期,林园又被改造成可供开放的城市公共园林,并在环绕的围墙上设置了六个园内入口。19 世纪,林园又被用作军事练习场,并留下了军营、练习空地、靶垛等。直到 1860 年拿破仑三世时期,万森纳林园归属于巴黎政府。布洛涅林园整治完成后,拿破仑三世设想用类似的方法整治万森纳林园,为巴黎东部的工人阶级提供一个大型游乐场所。整治工程由阿尔方和他的合作者负责设计实施,从 1857 年开始动工,到 1860 年基本建成(图 2)。由于林园的规模宏大,因此整治设计采用了简单粗放的处理手法。林园的外围是由林地、林间空地和疏林草地组成的森林景观。为了避免大规模的林园给城市交通带来负面影响,在保留原先的大片树丛和宽阔道路的基础上,又增添了一些车道和散步道,并在林地中设置了大量的户外游乐设施。万森纳林园的中心区域处理比较精细,通过改造地形、开挖水系、开辟大草坪、点缀花丛和小树林,建立了一座景色优美的自然式风景园。

1929 年,万森纳林园正式划归巴黎市政府,成为巴黎 12 区的一部分。作为一座大众的城市公园,园内还设有跑马场(1683)、皇家田园(1859)以及为其园内植物管理养护所专设的园艺学校。后来又与园增设动物园、花圃、佛教寺庙以及庄园农场等。动物园属于万森林园的中心位置,于 1934 年为公众开放,现为巴黎物种最为丰富的动物园之一,园内有 600 种哺乳类动物,200 多种鸟类。园内的植物种类也颇为丰富,大概 126000 株,其中



图 2 万森纳林园 (Above Paris, Robert Cameron) 鸟瞰



图 3 肖蒙山丘公园 (Parc des Buttes-Chaumont) 鸟瞰

橡树占 30%,枫树和山毛榉各占 11%,9%为松树,栗树也占树木总量的 9%左右。万森纳林园同布劳涅林园一样,把郊外自然景色的引入城市,成为当时巴黎市民最为喜爱的休闲度假的自然场所。

(三)布斯特 - 肖蒙山丘公园(Parc des Buttes-Chaumont)

阿尔方在巴黎建造了一批颇具浪漫色彩的城市公园。肖蒙山丘公园(Parc des Buttes Chaumont)作为晚期浪漫主义与早期现代主义风格之间的新型城市公园,以其独特的形式以及富于戏剧性的景观艺术使它在造园史上成为相当著名的案例。1860 年这里还是一个荒漠的山地,有着中世纪时期蒙佛公的绞刑架。从 1864 年起,在这片约 25 公顷荒凉、山峦起伏的地方,人们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兴建了多个景点,公园于 1867 年建成,呈现给人们一个难以置信的绘画式公园。现位于巴黎第 19 区,原来是石灰石采石场,后来作为垃圾场,随着城市的扩张,这块工业废弃地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阿尔方将采石场旧址上一部分石灰岩地形保留下来,并通过设计加以强化,同时改造余下的部分,广泛的种植草地植被。他运用混凝土等材料模仿自然地貌,甚至是岩洞中的钟乳石,使得园内的景观达到人工与天然的完美统一。

肖蒙山丘公园的平面很特殊,有着“佩斯利涡纹(Paisley)”的图案(图 3),而且地形原为一坡地,最南端的锐角顶点处的相对城市路面标高是 85m,公园中沿着克利牟街(Rue de Crimée)南端的标高为 89m,北边的标高为 67m。最后经过石料开采和阿尔方的地形重塑之后,仅留下了由南向北和向东穿越公园的五处高峰。其中在

盾形湖面上的岛屿上有一所景亭称“女巫庙”,高出湖面30m,而成为全园的中心。一座称为“自殉者之桥”的悬索桥跨越山谷,将岛与湖岸联系起来,人们可乘船到达岛上。公园园路长达5km,如海德公园隐藏的路径设计,或林木笼罩,或充满阳光,视线或收或放,为游人提供了不断变化的视角。

公园的植物景观仍是由德尚设计完成,全园以阔叶树作为园内的园景树,奠定了园林的整体植物基调。德尚采用了大量外来树种进行分层与群落式种植,公园内部以银色叶雪松、黄色叶刺槐以及铜色叶的山毛榉同公园陡峭的草地融合一起,形成了公园“超凡脱俗”的戏剧性效果。

从整体上来看,布斯特-肖蒙山公园不断地反映出其浪漫的田园主义和工业化的理性主义相结合的本源。这座公园在19世纪剩下的时间里和整个20世纪都未曾改动过,直到1999年11月才开始了整修工作,因此肖蒙山公园是最能体现法国19世纪园林特点的一座,它的形式以及内部的所有园中细节,均体现了当时法国城市公园的风格特征以及人们的精神风貌与审美态度。

(四)蒙梭公园(Parc Monceau)

蒙梭原是巴黎南部的一个小村,1769年高利涅翁为夏特尔公爵(Le duc de Chartres)在这片荒芜的地方,建造了亭子和规则式花园,成为蒙梭公园的雏形。1773年之后,它成为“夏尔特的游乐园”。1787年,当时的风景园林设计师卡蒙特尔(Carmontelle)以钱伯斯的理论为指导,为亲英派的查特斯公爵设计建造约18公顷的蒙梭公园。1860年,拿破仑三世决定将这半个园子改造成公共活动场所,要在这里兴建一座园林,一座能够与丢勒里、卢森堡和植物园等花园相媲美的公园。

阿尔方与园林师巴里叶-德尚和建筑师达维武一道,在这里兴建了一座浪漫的风景区,与夏特尔公爵最初兴建的小府邸已经没有太多联系了。园中增加了小桥、洞府和瀑布等浪漫式造园要素,种植四周是一些美丽的观赏树木,草坪得到精心养护,装点着大量的盆花。建筑师达维武在公园修建了维护栅栏和四座铁艺镀金的纪念性大门,与公园周围兴建的华丽住宅和林荫大道交相辉映。“海战剧场”的半圆形柱廊被保存下来(图4),让游人一睹昔日皇家园林的风采。大量的装饰性元素,给人以雕塑公园的感觉,丰富的植物景观,为公园增加了一些协调感。大片的草坪、丛生的月季、多变的鲜花、古老的树木和许多珍稀植物,使蒙梭公园成为巴黎花卉配植最为丰富的公园,也是居民们最喜爱并最常光顾的地方。1861年,蒙梭公园正式对公众开放。

(五)蒙苏里公园(Parc Montsouris)

蒙苏里公园坐落在巴黎南部的十四区,隔若尔丹大街(boulevard Jourdan)与巴黎大学城相望。公园占地面积约15.5公顷,是以肖蒙山丘公园为原型,在一座废弃的采石场上兴建的浪漫式风景区。为了使首都的公园绿地布局相对平衡,1860年奥斯曼决定在巴黎南部废弃的蒙苏里采石场上兴建一座公园,并将建园任务交给了道桥工程师阿尔方。由于场地的状况十分复杂,清理工作面临许多困难,此外有两条铁路线从场地中穿过,因此,蒙苏里公园从1867年开始兴建,直到1878年才建成并对公众开放。

阿尔方首先将这两条铁路线加以掩饰,缓解铁路与公园景色之间的矛盾。同时,公园的兴建也为道路的开辟提供了契机,因此在公园周边出现了若尔丹大街等城市干道。随后,阿尔方和巴里叶-德尚利用园址多变的地貌,创造了山峦起伏的景观,同时在利用场地便于取水的优势,在园中设计了人工湖、溪流、瀑布和洞府等水景,结合开敞的草地和点缀的树丛构成完整的园林空间。为了加强公园与外围的城市或自然之间的联系,阿尔方和巴里叶-德尚在园中开辟了几条深远的透视线,使游人在园中能欣赏到先贤祠(le Panthéon)、天文台(l'Observatoire)等纪念性建筑景观,或比埃弗尔(la Bièvre)河谷的自然景观。园中的植物和树丛的配置由阿尔方和巴里叶-德尚来确定,以免遮挡这些刻意开辟的视景线。



图4 蒙梭公园遗留的“海战剧场”柱廊

如今的蒙苏里公园以幽静和绿树成荫而著称,成为巴黎市民亲近自然、散步健身和享受日光浴的好地方。每年5~9月在园中举行露天音乐会,为喜爱音乐的人们提供了交流的平台。

三、走向与城市发展的动态平衡

从19世纪下半叶起,法国的园林艺术摆脱了私家园林的束缚,开始与城市中的各项工程紧密结合,并成为城市发展更新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园林与城市的结合,不仅更新了传统的城市艺术,更是促进了园林艺术的进一步发展。法国巴黎在第二帝国时期的城市公园建设是为了“平衡城市空间”,通过绿地的建设改变城市的环境面貌,使得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相平衡,把自然引入城市,借以恢复城市的自然秩序。19世纪后期城市公园追求的目标,是向游人展示理想化的自然景观,使游人在园中产生如同置身于美丽的大自然之中的感受。公园在布局上的共同特征是将中心区域处理成低洼的疏林草地或人工湖泊,并在公园的周边区域布置小山丘和密植的树林,形成外围高中间低的内向空间形态;然后借助孤植树、树丛、小径、点缀性建筑物等,形成中心的自然景色与外围的人工景观之间的渐近部分;而外围的小山丘、密林、环路、服务性建筑等则成为公园与城市之间的过渡空间。可以说巴黎的城市公园建设与城市的改造更新是同期进行的,结合道路、建筑单体以及场地本身的地域特征综合考虑而成。巴黎的城市公园是作为乡村郊野的“人工第一自然”向城市衍生而成的“人工第二自然”的自然延续。巴黎以城市公园、林荫大道以及街心绿地的形式使得绿地景观渗入到城市之中,并以此构成巴黎最早的点、线、面的绿地形式,它以绿地的系统性与人工的城市环境相互交融,也是后期霍华德“花园城市”的理论基础。

时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反思,最初的城市公园是为了愉悦大众,为其单调的城市生活增添自然田园的情景要素。而现在,城市与城市公园是协调自然与人类生活的最终方式与手段。城市公园的建立站在城市功能的角度,它不仅为人工的建筑环境增添绿色,更多的是因城市公园的存在而为其所在的城市空间增添了空间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它以自然的空间基础建立了城市中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交流,并创建了城市的多样化功能空间的互构性。致谢:感谢导师朱建宁教授对本文写作的悉心指导以及对公园照片的无私奉献,在此深表谢忱。

参考文献

- [1] 伊丽莎白·巴洛·罗杰斯著;韩炳越,曹娟译.世界景观设计(/)文化与建筑的历史.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5.
- [2] 汤朝晖.相容建筑—由城市公共空间切入建筑设计的方法研究[D].华南理工大学,2000.
- [3] 崔柳.法国巴黎城市公园发展历程研究[D].北京林业大学,2006.

Inspirations Drawn from Evolution of Urban Parks of Modern Paris

CUI Liu, CHEN Dan

(1. College of Landscape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2. College of City Designing and Planning,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Paris was undergo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period of the Second Empire of France, during which the urban construction began to develop from privatization to socialization. In this period the urban construction established the basic urban physiognomy of Paris and the urban park construction was able to combine organically with the whole space of the city: Macroscopically, a systematic structure of greenery patches was set up, and microscopically, a characteristic landscape possessed of site traits was established. The enlightenment the urban park construction of modern Paris can provide for us on the landscape based on land, vegetation, water, etc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urban park construction should be coordinated with the urban development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should be perfectly integrated with the artifici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Paris; urban park; urban space; systematicness; urban remake; Landscape planning

[责任编辑 于洪飞]